

皇上速勅南京內外守備將水陸營兵及時操練  
調援兵缺急行選補凡可資戰守脩緩急一  
切軍政纖悉修舉江上樓船馬船皆通加修  
整卽吳松寧波防海將兵船隻及大江以南  
各省武脩皆南京羽衛通行申飭使遠近聯  
絡互相犄角庶防範密而釁萌豫消南京安  
皇上無南顧之憂一意壯伐尤萬全之策也故飭  
脩南京又爲一先着

一 飭防江淮以杜侵犯江淮聯絡中都南北要  
害廬鳳淮揚四郡悉爲扼險重鎮而豐沛蕭  
碭間豪傑常挺生卽我

太祖高皇帝提劍起兵諸侯王雲擁景從孰非茲  
鄉所產蓋天下治江淮爲樂土天下亂江淮  
爲戰場四通八達之地用兵必爭之處也且  
塩莢之利儲于淮揚人易朶頤剛猛之氣饒  
于壽穎人易忿鬪連年旱癘爲災蝗蝻作祟  
流移載道餓殍被野民窮盜生釁萌已動淮  
揚近有道人之亂江上將有潢池之警皆觀



東方之變欲爲乘釁者江淮不先戒脩脫有  
兵仗之臨誰能攔阻儻胡馬飲江鳳泗之

祖陵淮揚之國課能保無虞且長淮爲水路要津  
安東爲通海隘口徐泗爲陸路通衢廬滁淮  
揚爲臨江古渡舊皆設有將兵防守邇年悉  
行裁減揚營遊擊所統兵馬原有三千今不  
滿千人通州狼山副總兵所統水兵三千陸  
兵三千今亦不滿二千儀真瓜渚各有江防  
戰船水兵舊亦鱗集不時演閱近亦消減廢  
墜淮安有標兵海州有叅將鳳陽有留守揚  
州有海防兵備徐穎亦各有兵脩憲司設防  
之周原自綢繆而承平日久武備單弱諸如  
前項獨不可遵

祖制循故牒而振揚之乎夫修舉廢政議建新規  
殘缺者復補應添者議增務期保障有資江  
淮永賴俱先事預防之良圖也職請

皇上速勅該地方當事臣工銳意整脩及時振刷  
凡可資戰守壯金湯無論巨細一舉更新不



惟目前可消釁孽之萌將來亦可克侵迭之  
患卽以之衛援京師咸有攸賴矣故飭防江  
淮又爲一先着以上諸欸人或以爲迂腐常  
談職則以爲今日拯救危亾最急先着譬之  
奕然得一先着則一角一邊勝着着得先則  
一局全勝若還一着差必至滿盤空奕戲技  
也且以先着爲急禦虜安遼保

宗社何等大事無先着以應之坐視敗壞決裂不  
可收拾不其愚乎夫傍觀何以清身在局外  
神不眩也當局何以迷目眩局內神常亂也  
若凝神定視前着差失亦自看出必思悔前  
戒後矣然非虛心者不能也爲治之法似理  
身身有危病有不亟託主張之人商確調治  
者乎有不多訪盧扁良醫對症良方以冀回  
生者乎又不有急獲心腹速培元氣用保命  
脉者乎遼左醞釀二百五十年之癰疽一旦  
發露于數十年之前浸淫于一二年之內潰  
敗決裂將及腹心憂在命脉矣職疏前三欸



重得主張擔荷之人病家之家督良醫也中  
二款重得善守善治之策病家之對症方藥  
也後五款重腹心之防獲調周身氣脉不使  
腹心受侵百骸再生一病症也且元氣一充  
內可以固命脉外可以扞邪氣不但重病得  
愈元氣元神從此反強益天年綿性命理身  
治國着孰便此在智者聽之虛者受之勇者  
圖之耳職孟浪言不避忌諱伏乞速

勅廷臣毅然舉行

○翰林院檢討徐光啓題爲遼左卹危已甚職心  
感憤益切敬陳愚慮以圖萬全以抒忠悃事  
伏見逆奴稔禍建國僭號攻陷開原將士覆  
沒遼左廣寧岌岌不保關內人心惶惶靡措  
此其勢非昔年俺答實宋朝兀朮完顏亮也  
皇上一聞警報旋用經臣舉朝人心翕然惻然  
職之過慮譬如掀天風浪而行船渡海經畧  
則舵師矣其餘篙工楫徒尚賴多人帆檣櫂  
櫓尚須多器多人又須便習多器又須精好



若一有欠缺粗疎舵師雖精心妙用亦且無  
如之何況欠缺粗疎者非一人事乎必得上  
下內外畢慮虛衷力者盡瘁智者殫竭早夜  
亟圖庶乎克濟職實腐庸憂心如噎謹牽率  
固陋條陳畫一雖所言者或以一時難辨然  
良醫用藥視病之所宜不問病家之所有苟  
非此藥不愈雖索之遐方售之重價蓄之三  
年豈容已乎職自三月間建議選練就此時  
論豈不迂緩然職策若用迄今三月亦必稍  
有次第何乃至今日百無一脩也且遣將調  
兵措餉修守一切救急之策與職之說拮据  
並作何相妨碍蓋急着緩着兩者不可廢用  
一脩二更有得力之時惟在速之而已若遲  
之又遲直至勢盡理極而求確然立解之術  
天下古今必無此國手也伏惟

聖明裁擇施行

一亟求真材以脩急用今所急莫如文武將吏  
恐資格序用加以弊竇倖門卽用者未必材



材而用者未必當兩者皆足敗事宜令在京  
諸臣各舉所知不論大小官員士庶及罪廢  
人等但有文武才畧至絕技巧工開具咨送  
吏兵二部再行傳訪各隨相應職事或推墜  
或改調或咨取一一置之在京衙門及畿輔  
近地以憑隨時逐便差遣所舉人才建有奇  
功舉主并分賞擢若誤國僨事亦隨其情罪  
重輕連坐舉主在外撫按及守令坐名薦舉  
類奏咨部升調取用並依前格如此薦有實  
材絕勝于臨事倉卒莫知所寄也伏乞

### 聖裁

一亟造實用器械以備中外戰守據朝鮮報稱  
奴寨北門鐵匠居之專置鎧甲向亦聞其鐵  
工所居延袤數里職又見在遼回還人等言  
賊兵所帶盔甲面具臂手悉皆精鐵馬亦如  
之故朝營對壘被奴步騎驟進將拒馬木登  
時撤去我兵非無銃箭而無可奈何者甲堅  
故也我兵盔甲旣皆荒鐵胸臂之外有同徒



袒賊于五步之內專射面脇每發必斃豈堪  
抵敵大抵此箇勵志四十年尊禮謀士厚養  
健卒博諮密議簡練訓齊其製器選士政教  
服習不合于法者鮮矣所恃者我之地大人  
衆欲索巧工欲購美材欲求精堅犀利勝奴  
一倍再倍以至什百倍不爲難耳今直棄置  
不講講者又嫌爲延緩必欲取辦目前則有  
仍前朽鈍而已何時得勝敵之器而用之也  
今宜大破常格于前項舉薦人材擇其知兵  
有識心計智巧者專領器局仍博求海內名  
工名器商確置造切盔甲面具臂手刀劍  
矛戟車仗牌盾大小火器之類各求精密堅  
緻鋒利猛烈數倍于奴求精之法宜除積弊  
立成規酌舊法出新意或令用者自造而給  
之或令造者自用而試之其間法度纖悉職  
不敢臚列但得其人以法聽之可也伏乞

聖裁

一亟行選練精兵以保全勝我兵南北主客十



餘萬衆豈無良將勁卒止因不選不練無器  
無法如石投卵薰蕕同盡耳今只議募議召  
如昨年故事雖多數倍難免于敗即使精加  
挑選人人出賊之上又恐技藝法制在在各  
別難以合管計非選練不可選練之法又須  
大破常格除今奉

旨所遣司臣分投四省外其餘省直具合專遣應  
將前項舉薦人才博諮精擇當事者虛心降  
意問以選取格式練習規條賞罰功令甲冑  
制度各令條對擇其尤者斟酌詳定一體遵  
依酌遣若干員與今四臣陸續前赴各該地  
方相機行事其前後差出文臣須重其事權  
以便彈壓更會廷臣推舉重臣二員總理江  
南十省直江北五省直及各邊選練事務他  
日若以器械不利辭不可用再至敗衄者坐  
以失悞軍機之罪如此必不敢冒昧因循苟  
且塞責矣或謂三敗之後人心俱不肯應該  
職以爲此輩就令肯應原不得入選也億兆



人中素懷忠義自矜才武願奮功名者不知其數獨是如常調募決不肯浪死遼東若差去各使臣行文榜諭或與面講細商爲言今日選練之衆定與爾輩一色精強所用如此甲冑如此器械如此銃砲所習如此技藝如此營伍如此號令如此餉給如此體貌如此進戰如此退守後來如此功賞如此勛名豪傑之士必且人人首肯知得此行大異昔日前有必勝之畧後有莫大之榮聲應氣求聞風接踵矣何患不肯應乎若不能重事權嚴責成一法制除宿弊捐厚貲廣招揀職恐所募士衆未必大勝于前也伏乞

聖裁

一急造都城萬年臺以爲永永無虞之計易稱設險守固平居且然況值門庭之勅寇乎職再四思維獨有製造大砲建立敵臺一節可保無虞造臺之法于都城四面砌樹門垣用大石礫砌其牆極堅極厚高與城等分爲三



層下層安置極大銃砲中層上層以漸而小  
臺徑可數丈每臺用慣習精兵五百人其最  
大銃砲平時伏藏

內府餘二三等藏之戎政衙門聞有警急卽行  
修整安置賊寇攻圍相機冲放雖有大衆時  
殲滅矣臺大銃大周城只須十二座形裁或  
小量應加添再將舊製敵臺改爲三角三層  
空心式樣暗通內城如法置放若不惜小費  
再于城中建置大臺五六座卽百千萬年永  
無可拔之理但造臺製銃多有巧法須于前  
項薦舉人材擇其深心巧思精通理數者信  
任專管令其斟酌指授仍行擇取人員作速  
訪求閩廣浙直等處精巧工匠召募賞給從  
優以便成造其慣習火兵亦令訪取作速訓  
練至厰庫所貯舊存鳥銃佛朗機等項火器  
亦須逐一整頓仍令放者自修或修者自放  
勿致潦草疎畧以脩城堞樓臺擊賊之用職  
再思維前項火砲除最大者宜守不宜戰宜



都下不宜邊城難以頒給外塞二三等者自  
今遼左京東旦夕危急儘可施用但此時未  
及成造卽成造之後若無精石恐反爲敵有  
如撫順清河開原之守三路之戰一時盡以  
精寇他日更無後着矣必得堅甲利兵銳士  
良將挾以戰守乃獲十全若遼左京東依式  
預造敵臺暨置見存大砲選其施放亦是上  
策但遼人不善火器且不肯習其守臺放砲  
非南兵西兵從本官將官擇取原籍家族衆  
盛及素有行止者不可用耳薊鎮原有敵臺  
及守臺南兵畧可依倣建造但制度不同須  
分遣人員如法指授伏乞

聖裁

○兵部尚書黃嘉善等謹題爲國勢萬分可危  
廟筭再誤貽悔謹瀝血叩閭懇乞

皇上猛省亟圖長策以安人心以保大業事臣連  
日接遼東塘報奴賊攻陷開原盤踞不退旣  
而慶雲堡軍民破門奔竄市虜乘機入堡肆



掠奴又勾合西虜抄巴圍攻鎮西旦暮欲下  
鐵嶺瀋陽洶洶不保又將爲慶雲之續如此  
光景遼陽東北藩籬蕩然一空孤城安能獨  
存進而廣寧進而山海薊鎮所在破竹誰能  
支撐震動之形已在目前臣因而拊心長泣  
歎息于從前脩禦之失着致令今日救援之  
莫及也蓋奴酋以雄黠之資挾富強之實蓄  
謀造逆志原不在撫順清河而已者三路敗  
績之後五尺豎子皆知奴必先圖開鐵漸及

遼瀋而盈廷累牘

皇上若以爲未必然不之信也籍

皇上蚤聽諸臣言蚤用經畧熊廷弼出任遼事申  
討軍實整頓殘局庶幾赫聲濯靈奴或有所  
忌憚而未敢卽入蹂躪若此之慘今事旣去  
而後廷弼用奈之何哉臣部所職者遣將而  
將逗遛調兵而兵譁譟不得已請

旨建劉孔胤差司官莫在聲守催乃始陸續有宣  
府薊昌保定出關之兵然已遲不濟事至以



募兵買馬之故議搜括則旁持于築舍議借  
貸則望徼于西江所以然者皆由

皇上以優游不斷之心開觀望之漸牽制不決之  
意滋紛紜之口以致威令不信于中外議論  
多格于官府積成頽靡之習貌無明作之效  
人心相率而爲詭隨爲恇怯如今日遼左之  
民情是已夫

皇上所與共守封疆者民耳民心堅固則鉏耰棘  
刺之衆皆爲干城父兄子弟之援強于卒旅  
故昔晉陽之圍沉竈產蛙睢陽之困羅雀掘  
鼠而民俱無叛志頃者開原一役不戰先潰  
慶藩相繼望塵思逃風鶴皆兵魚鳥自亂此  
等亂形胡可令敵人見也今亦幾幸奴酋之  
不卽來耳來則全遼如是內地郡邑復如是  
皇上安所得其親上之心而令之死守勿去哉臣  
故謂國勢萬分可危者此也夫亦思我

祖宗櫛風沐雨汛掃胡塵闢成混一之天下傳之  
皇上二百五十年一旦悠悠漫漫擲土宇于胡兒



之手忍乎臣固知

皇上之必不忍也及今惟有振作人心重新一番舉動其喫緊在

皇上御殿召問蓋年來警蹕稀聞

天顏莫睹絲綸傳播有若空文

皇上試御文華殿召九卿科道大小臣工將戰守機宜面相商確凡兵馬糧餉器械等事悉令所司條對不得偏執推諉

聖裁一定誰不凜凜稟承自此而羣臣之職業修

軍民之觀聽肅四夷聞之而心膽亦寒矣昔

庚戌虜營城南舉朝股慄計莫知所出

世宗日晡御門決事虜未幾輒引遁去往歲張差一獄紛然聚訟

皇上召諸臣于宮門片語立剖中外傳爲盛事

皇上何憚頃刻之勞而不爲召問也至于叅酌

廟謨主張國是全賴閣臣今揆地孤单金甌已卜

何不速點數員予輔臣以同心之助九卿職

掌並關軍興都城有事九列坐門督守今寥



寥幾人將何分遣何不盡使充位俾臨時無  
捉襟之虞臺省諸臣見在如晨星候

命欲河清矣若目前巡視五城九門防詰奸細尤  
爲緊切何不槩賜允用以收埋輪攬轡之益  
京營總協與兵科印務關係重大何以屢催  
不下臣部所推大小將領皆要害急需況時  
在防秋尤難旦夕缺人統乞凡所陳請但關  
遼事者立賜批發庶早奉行一日猶得早補  
救一日耳

皇上有人不用有言不聽將直待虜薄城下而後  
用之聽之哉秦穆公魯悔不用蹇叔唐德宗  
曾悔不聽陸贄千秋而下非不猶取其能悔  
而獨悲其晚願

皇上毋自貽晚悔也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象恒題爲國勢人心已  
渙德澤謀慮兼踈謹再進迂論以救萬一事  
蓋遼之事不可爲矣以今日之時勢視撫順  
初失時何如撫順一堡猶癰疥之潰耳儻彼



時如職庸腐之譚修城固守來則拒之去則不追養其全力而後議攻議戰豈至有今日哉乃今欲如其舊而以為難職千慮已有一中故敢再申其未用者夫今之議兵議餉無遺說矣然有運籌于兵食之外者有維持于兵食之中者事半而功倍可以佐兵食之不足孫武子之言曰太上伐謀其次伐交宋張浚之言曰濟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人心不固雖堅城百雉不能守也頃職嘗言用西虜以制奴酋而人有言其不可用者固誠遠慮夫虜即不可用寧不當駕馭而羈縻之令其不為奴用乎今紗花紗巴等酋已為奴用矣奴日差夷使卑辭厚賂以連諸酋已非一日而我既不能用之又不能制之奴着着皆得我着着皆失大勢已去又何可圖然而幸有虎墩兔憨彼尚未能招致之也急今遣能幹武弁之有膽力識夷情者往來講信反覆開悟賂其左右及其婦女結以恩信曉以順逆



儻得其翻然爲我用如唐之回紇我

成祖時之兀良哈也卽不然而動以數十年養之恩餌以目前撫賞之利則亦可使不爲彼勾引我猶可一意禦奴夫我兵一萬不如虜之五千人所知也我今搜調一萬而不可得儻虎酋再爲彼助則豈止五千哉我卽傾天下之力如抱薪赴火以雪點湯庸可濟乎若曰以慶雲堡之失爲鑿也然抄巴諸酋爲市賞而來非假助兵而來也卽云我爲彼所誘

然我何不先結之而使奴爲我所誘也此不能早用夷之過而非夷能欺我之過也此職之迂論一也遼之人心散矣強者多逃弱者待斃甚至洶洶思逞矣而奸宄陰謀又有潛通奴而爲奴鄉導者今遼陽一城叢集雜處斗米至四錢束草至五分且無賣者飲食不繼必且搶攘搶攘不已必且格鬪內變且至何言外侮卽如一軍每月餉銀一兩五錢日僅銀五分耳已不足以糊口而父母妻子之



念暑雨奔馳之勞裏曲千端苦楚萬狀馬窮  
則佚獸窮則攫我能驅死人而使之戰乎頃  
救援開原之軍有中途而藏躲于樹林者有  
饑疲而僵仆于道旁者及馬林一死軍遂潰  
散宣軍三千不服經畧管束逃至三岔河守  
河者斷橋而後阻回各鎮赴遼之兵魄褫魂  
奪有一人解一人以行者昨宣軍之至山海  
者又幾鼓譟矣此其人心何如乎當此土崩  
瓦解之時爲焦頭爛額之計譬之救焚然汲  
水者賞撤薪者賞委曲撫恤猶虞不至若敲  
擊雜施人亦望而竄矣故職願經畧之至以  
殫恩布德爲先其撫馭將士涕泣而導之推  
心而置之同其甘苦格其肺腑無徒以一劍  
從事而繩以一切也恐其爲奴驅也且聞開  
原之失以署道者操切暴戾而懷恨內應者  
遂拱手爲之延入不然萬餘兵馬數仞城垣  
卽環攻何至頃刻破哉不可不爲殷鑒矣此  
職之迂論二也若夫守禦之策則遼陽爲急



廣寧次之山海又次之人所知也然遼陽無  
險可恃而城又曠蕩則何不于要路之處盡  
掘溝壕以遏其馳突昔郭登守大同設爲攬  
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  
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則令人發其機自相擊  
撞頃刻十餘里皆陷此不可做而行之乎小  
堡兵少城單必不能守則當弛百姓避匿之  
禁而務斂之大城開原新禾被野無人可獲  
則當使軍蚤爲收割之用而勿籍之盜糧此  
皆守遼之着也廣寧之東有三岔一河其水  
深無底非浮橋不可渡此時宜陳兵河上遠  
遠偵探儻事勢窮迫則移其軍民而急斷浮  
橋以絕其西來之路又列火噐砲手于西岸  
以爲衝打邊絕之謀昔兀朮自建康至獨松  
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儻有羸卒數百  
守此我豈能遽渡哉則今日可知也夫頃奴  
不嘗使人暗斫浮橋乎此或佯言以穩我不  
可知職以爲事稍緩則當存浮橋以使我兵



東援事太急則當去浮橋以止賊鋒西侵不可執一論也此守廣寧之着也若越遼陽廣寧而直抵山海則寇迫門庭燃眉不可救矣而守山海之計莫如大發帑金三四萬如職前疏所云差工部主事一員董理大修其邊垣而又發以京軍五千標騎等兵五千合之得一萬而以一總兵督之賊不能斬關矣夫瓦橋失而後宋南遷潼關失而後唐西幸則及今奈何不速固藩籬重示彈壓而徒曰勿爲張惶也此守山海關之着也茲三者有遼陽而後廣寧可守有廣寧而後山海可守是互爲屏蔽者也缺一不可也遼陽則宜經臣任之廣寧則宜遼撫任之山海則宜督臣任之是專爲責成者也互諉不可也噫

祖宗疆域不可催腥羶百萬生靈不可遭荼毒惟聖明臨朝集羣臣亟行擬議無徒安危利災坐以待矣



封之黃寧限宜致無封之山或限宜督封  
且為黃寧者也知一不封也致封限宜督封  
則而封黃寧可守黃寧而封山或封守具  
無封封也此守山或關之者也茲三皆封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四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為經臣出塞有期護送  
先聲宜震仰祈亟

勅當事料理以壯行色以暢軍威事項開原既陷  
慶雲繼之北關已懼而必從西虜且通而為  
一遼瀋諸鎮俱岌岌乎殆矣自此而山海都  
門大堪杞慮

皇上於熊廷弼經畧之請舌敝穎禿乃始賜俞以



封之黃寧限宜致無封之山或限宜督封  
且為其難者也知一不可也致封限宜督封  
則而封黃寧可守其黃寧而封山或封守具  
無封封也此守山或關之者也茲三皆守封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四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為經臣出塞有期護送  
先聲宜震仰祈亟

勅當事料理以壯行色以暢軍威事項開原既陷  
慶雲繼之北關已懼而必從西虜且通而為  
一遼瀋諸鎮俱岌岌乎殆矣自此而山海都  
門大堪杞慮

皇上於熊廷弼經畧之請舌敝穎禿乃始賜俞以



慎重官爵之心貽殘破封疆之局廷弼不辭  
難苦一當聞命便擬飲水獨騎當先而赫濯  
聲靈則戶兵大臣不可不急爲之計者先是  
中府會議添兵七萬見以一萬護送廷弼乃  
獨以安家糧致戶兵二部畛域各分戶部之  
言曰往日征倭成例具在矧今年在兵部則  
有自認奏章咨文在本部則有題奉欽依新  
旨兵部之言曰計曹總錢糧之出納尚可通融戎  
曹值馬價之空虛萬難措處以臣愚計之每  
兵安家費銀五兩合七萬名共該三十五萬  
兩內護送兵一萬不過費余錢五萬而止而  
廷弼所順帶犒賞優恤等銀計當十萬此僅  
僅十五萬便可無悞行程矣且會議時有水  
衡岡寺銀面許那借卽不然漕折銀聞總督  
倉場亦肯暫借戶部但移檄支領便足了當  
目前而何若是濡遲也則  
皇上之不可不亟

勅戶部者一夫戶部旣暫有應手則廷弼刻下所



難不在餉乃獨在兵耳兵部不請調各鎮乎  
自宣兵鼓譟宣撫趙士諤實肇釁端顧兵部  
掌兵當熟料其兵可以卽遣火速催促毋容  
逗遛不者卽操白簡以抗

旨誤國論如此庶濟燃眉而奈何若此濡滯也則  
皇上之不可不亟

勅兵部者二抑臣猶有說焉着二部交相關紐計  
口授餐原合爲一乃戶部設有督餉大臣矣  
兵部亦當有督兵大臣兵部職方司郎中添

設矣而戶部山東司郎中亦應添設先臣高  
拱有言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以待用又言  
部宜添設右侍郎一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  
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邊關卽以  
一人往卽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由斯以譚  
可見兵部該侍郎四員今新推楊應聘祁光  
宗尚未到任廷弼以侍郎經略正所謂督兵  
大臣得以督餉遙相表裏此外一面將新推  
二臣敦催蚤來或令親出募兵調將亦可精



銳如意一面夾袋中多訪知兵有才望者以備邊塞不時緩急以充委任用至於山東司原兼管山東遼左軍需與各處屯鹽較之他司煩數倍臣嘗創爲添設之議揭戶部令其上請而該部寂然今日斷當如臣所議添設精敏郎中一員專司遼餉與職方司郎中往復商確凡該兵若干卽該餉若干安家行月糧若干匱乏之作何區處出辦屬何衙門謀議僉同母相柄鑿則今日最急務也嗟乎嗟乎

臣嘗考唐安祿山之變張巡以一縣令起兵李泌以一山人參謀克復大計宋金人渡河宗澤以一郡守起兵李綱以一參謀官料兵食十日而備今部郎無論已各處建牙視山人及參謀官奚若而動言無兵元老巨卿視郡守縣令奚若而動言無策總之未嘗有安天下之志而不以身事視君事家事視國事天下事尚忍言哉

○湖廣道監察御史房壯麗題爲直陳內外懈弛



君相優柔怠忽之狀仰祈上下交警改弦易轍奮勵勩以遏奴氛以拯危遼以保社稷事蓋自遼左進勦失利三路覆敗奴勢益張我兵益弱賊志不在小欲蠶食全遼窺伺神京情形已著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經畧督撫道將諸臣當敗衄之後宜何如拮据何如綢繆以全副精神用之於收拾殘局撫恤士卒同其甘苦偵探必預城堡必修猶恐不足以禦凶鋒而固吾圉乃徒滋憂懼竟憚作爲祇望救於腹裡仰鼻於

廟堂日延一日反類遊釜之魚殊無臥薪嘗膽之志致開原重鎮賊至陷不踰時藉曰孤城難守殘敗之餘人無固志昔齊之莒與卽墨唐之睢陽詎非以敗軍守孤城者哉然一則終不可下一則相持有日由彼時將士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厲氣巡城激於忠義士卒傾心故耳假令守開原者能如卽墨睢陽豈遂至一旦陷沒不可支持如此其慘哉由斯以



觀外而文武將吏懈弛乎不懈弛乎曩者本  
兵初聞三路敗沒之報卽約諸臣叩文華門  
懇請兵餉仍向諸臣云今日遼事急矣一應  
軍機庶務無不具疏題請得

旨則欽遵行之不得

旨則權宜爲之其言甚壯乃越三月後尚未有一  
旅出關一兵應募其欽遵者見行有何效驗  
其權宜者未聞是何事機若以爲李如楨出  
關經畧贊畫命下調兵之檄發行數道於已

職掌已盡能事已畢者不知調兵未至與無  
調同在望救者不啻如繫桑饑夫之待哺在  
調發者却似畫餅以療饑且不寧惟是司農  
轉餉固未缺乏似有數米而炊之意司空之  
甲冑器械有未解者有解而不堪用者總之  
於拯溺救焚無當也由斯以觀內而當事衙  
門懈弛乎不懈弛乎平章軍國柄在端揆邊  
疆失事豈宜槩從姑息三路之沒開原之陷  
慶雲之捨鎮西之圍何等重大閣臣票擬俱



無一語責成督撫道將及本兵衙門其何以  
悚惕人心而裨其竭力用命哉閣臣豈不知  
祖宗法紀森嚴無奈持公執法之心不勝其憂讒  
畏譏之心漫無擔當無足責矣惟是封疆者  
皇上之封疆大將道臣士卒百姓乃

皇上數十年培養而生息之者也一朝陷沒殺掠  
於逆奴且岌岌乎有社稷之憂邊吏樞臣所  
司何事而束手無策一至於此亦無一語切  
責甚至條上封事一切不報

上不關心誰復盡心

上不震怒誰復震悚似乎以金甌之天下漠然置  
之度外者由斯以觀

皇上與閣臣優柔乎不優柔乎怠忽乎不怠忽乎  
從茲以後若非上下交警內外同心反其玩  
愒而毅然振刷召集兵馬厚蓄糧餉卽有十  
經畧出關賜尚方劍百口亦無益於戰守恢  
復之數也爲今之計諸臣宜以國事爲家事  
各盡職業惟力是視勞怨不辭如同舟遇風



濤彼此着力勿相秦越軍馬則問之兵部調  
發召募期於速應精壯驍勇足堪戰守今新  
經畧刻期赴任矣隨行一萬兵馬以壯軍容  
可少減乎勿事調遣空文跡涉西江之水糧  
餉則問之戶部及督餉大臣海運陸輸各從  
其便本色折色俱令裕然有餘古有捐數萬  
金用間諜不問出入者方得成功得無念乎  
盔甲器械火藥之屬則問之工部擇其堅利  
堪用者星馳解運如不堪用亟爲改造蓋甲  
胄不堅器械不利是以卒予敵也儻各部所  
司或有違悞輕則降旨切責重則以失悞軍  
機論罪兵馬發矣糧藹足矣盔甲器械火器  
具矣外而經畧督撫道將或仍前訓練不嚴  
賞罰不信撫循不周偵探不預不能保守遼  
陽恢復開撫失事之誅又何辭焉若夫閣臣  
勿曲徇體面票擬必嚴以勵精於密勿  
皇上勿猜疑臣下章疏必通以振飭於朝端所謂  
戰勝於



廟堂之上實不外此何憂奴酋不蕩乎哉不然  
上下內外仍復泄泄悠悠瞬息之間遼左必  
非吾有遼左失而山海一關決不能保其不  
攔入金元之禍殷鑒不遠諸無死所固不足  
惜乘輿將安之乎克初金寶亦何術以携乎  
興言及此真可痛哭流涕不止長太息也職  
目擊時艱事迫不忍以

祖宗櫛風沐雨百戰之天下爲小醜洊食憤氣填  
胸語多愚戇倘蕩蕘可擇伏乞

聖明留神省覽採納施行

○遼東經畧熊廷弼謹揭頃接撫院周毓陽年丈  
書詞旨懇切無字無句不中遼左機宜與當  
事諸公之情弊謹將原書發抄請主以遼守  
遼之說者細看此書請主貴精不貴多之說  
者細看此書請主調兵騷擾之說者細看此  
書請各鎮動阻部文之詞者細看此書周毓  
陽書曰遼事之壞已至不可救藥而兵餉二  
事尤須發明以遼一日尚存一日不可無此



二事也。剿奴用兵三十萬，弟未出都門已頌言於當事，非臆說也。照征播例也。兩年以來調兵幾何，欲以五六萬烏合之卒當強奴二十餘年訓練之兵，勢已不敵。且奴結連諸虜，各助兵一萬，而我約一北關，尚首鼠觀望，而欲聲罪致討，堂堂正正一鼓而殲之，何可得乎。不得已用以遼守遼之策，弟亦曾具疏，然而召遼兵亦未易言也。弟及劉贊畫各道共招過二萬無馬匹，盛甲固矣，而舊軍以糧薄紛紛棄伍投充新兵，舊營伍無一處不亂，各營衛批拿逃軍赴第衙門掛號者日不下四五起，彼皆變名易姓，難以盤詰，此不便一也。又奴之奸細無處無之，往往投入新兵中，更難物色見捉獲者，三四人俱係新兵，審稱奴酋差伊打探兵馬城池，意在長驅，由此言之，招兵而引盜入室，更爲可慮，其不便二也。議者率曰：調兵不免騷擾，不如就近召募。夫召募之不便已若此矣，乃若湊處錢糧比之招



兵較易而大司農動以兵貴精不貴多爲言  
夫此語誰不知之今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兵  
多猶可寒奴之膽兵少祇以填餓虎之吻卒  
之兵連不已究竟不免於費何如早破拘攣  
之爲愈也今開原旣失鐵嶺潘陽人民逃竄  
已盡不過空城耳遼陽已爲孤注廣寧患在  
剝膚遼左危亾將在旦夕不知當事者更有  
何術能止奴不直抵都門此時卽欲照弟之  
言多調兵多奏餉亦無及矣向之爲騷擾之  
說者不知何詞以謝

九廟而大司農愛金旣不若愛金錢不知留閭  
閻之蓋藏供誰氏之徵發此弟所爲痛哭流  
涕盡而繼之以血也尤可慮者老年丈新  
命不下軍心渙散人無固志軍無戰心宣兵未  
出門而鼓譟旣至關而鼓譟甚且有欲甘心  
于弟而射入經略輿中者此時不但憂外訌  
且慮內潰揆其始由于經略太存易心而當  
事者誤聽之不肯多調兵多積餉兵寡糧盡



倉皇出征遂至大敗後來人人股慄莫可收  
拾耳追思弟之言然乎否耶事勢至此死生  
已置度外何虞嫌怨故不禁喇喇若此伏惟  
垂察幸甚周毓陽之書止此記職初入都門  
時當事者問職用兵幾何職應之曰聞賊有  
敢死兵四萬我兵卽少亦應三倍之而當事  
者駭然以職開口太大今周毓陽援征播三  
十萬例不令當事者見而嚇死乎然不如此  
必不足以濟事若使遼失而賊逼京師他日  
勤王之師雖幾倍三十萬亦復何益又問徵  
調便召募便職應之曰遼亦難募不如用見  
在兵將可以應急而當事者又謂職專主調  
兵且謂周毓陽曾主以遼守遼之說而今旣  
明言其難矣當事者可終藉口地方之說而  
不急急多行調處耶總之今日之事主兵者  
一味優柔主計者一味執拗承調者一味阻  
攔看來遼左京師必喪于諸公之手謹揭

○錦衣衛都指揮使張懋忠揭爲奴志日橫邊疆



日蹙

宗社日危懇乞立決防勦之策以遏兇鋒併採愚  
慮以求實效事慨自三路喪敗我已慮在目  
下頃開原又陷此城一破內撤遼瀋屏藩外  
絕北關聲勢河東必不可保由此而河西而  
山海豈丸泥可封乎禍種于遼行且移之  
宗社勢切燎原調將募兵直西江之水耳爲目前  
計止有速下

明詔令沿邊各鎮移兵而東廣寧趨遼瀋山海趨  
寧前昌保趨薊永宣大趨居庸首尾聯絡張  
聲勢以遏其兇鋒仍火速徵調近鎮邊兵併  
力戰守再行招募實用兵將徐圖進勦此間  
不容髮時或亦次第當如是也况賊已稱朕  
改號勢同騎虎譯其移書朝鮮隱伏挑弄是  
以烏祿自况而徽欽我是以南北朝平等我  
是以朝鮮例我誠謀深志橫是豈可以泛常  
語言忽之哉遼人謂女直滿萬則不可敵今  
已十倍遼金同一虜也猶畏其強况我以前



後敗衄之餘左方右圓之畫而僥倖於方張之賊必無幸矣經略已奉新命防勦畫一付托有人且經略逆覩遼事於十年前爲通國所倚藉此實轉敗爲勝之會職猶謂遼非春初之遼賊非舊年之賊而我兵餉又非東事初起之兵餉人心又非勇往直前之人心此番舉動如琴瑟不調起而更張宏濟時艱固在經略同心戮力務求實效則在閣部臺省內外響應凡利害關係安危而必不得之

皇上者題知而行可也專之可也矯之可也不然相與痛哭於

闕下以必得

旨而後已亦可也舍是他何賴焉憶昨奴初發難時職倉卒拜䟽悞蒙當事採擇十九見諸行事今更竭愚陋敷爲十款開後以俟採擇

一曰經略主撻伐移駐瀋陽統制征奴兵將基布撫順清河沿邊一帶以戰爲主以守爲用申明號令鼓舞士氣奴至或迎敵或堵截或



設伏出奇奮擊之奴退或擣其虛或綴其勢  
或散其黨或反間使離或設疑使分撓其耕  
作繩其貨易察其窺探阻其勾引坐困之遼  
撫鎮統制原額兵將備他虜他虜犯塞經略  
一矢不加遺卽清撫原額兵將責其城守亦  
無與征進脉絡旣清人各奮勵功罪有歸迄  
無牽纏之病矣至於戰守雖若兩岐初非二  
事能戰始能守守固戰必勝頃三路敗後有  
云及時收拾散亡戰雖不足守則有餘者是  
戰難而守易也何前此城堡陷失曾不移晷  
敗今欲以威國雪耻惟有選調強兵簡用智  
勇兼資之將振其敵愾而已昨年十月兵將  
雲集至今春二月奴伏而未敢先聲奪氣此  
其明驗也欲爲牢不可破之計則有薊撫築  
邊牆乘障烽臺號火之議在實大有益於積  
衰之遼固力行何如耳

一督餉已專設重臣及新餉司矣以折色言內  
帑難必部寺已罄如派有定額事例若零星



一不接濟脫巾枵腹種種可慮奴事日長灌輸日急舍鼓鑄制錢極力清查鹽課搜括布政司之舊積題知扣留各內監之稅銀無大款目也以本色言海運陸運登萊天津已有成議此外自當附近并草束平價收買專官分投收受押解隨援兵所在支放一應腳價船隻車牛經費准支新餉與遼之舊額餉無與第兩運經過地方檄行該路遣兵護送屯貯倉廩本道設法修葺

一征奴設兩大將自撫順中分畫地而守烽火相接壁壘相望每營設副將一偏裨二大將建旗鼓立標兵優養廉專斷斬體統隆則威立供億厚則衆附權重則下不敢藝任專則心志不搖經略卜大將而令大將舉副將副將擇裨偏偏裨選中把中把挑士馬務使上下相習臂指適用旣立兩軍當設兩監軍如征倭例若曰有贊畫在贊畫叅贊帷幄者也一援遼騎兵自鼓譟他鎮趨起調之一議大費



唇脣不得已而議募募又可泛及哉宜註定  
固原延寧宣大寧武此六鎮通融招募每鎮  
以五千爲率號曰援遼新丁兵部發餉移會  
院道卽就本鎮起平日慣戰廢將二員聽其  
挑選統領合得三萬人馬匹隨在買補及安  
家行月糧通如近例嚴限起行或仍照昨年  
調兵事例題差本部司屬每鎮一員親齎餉  
銀前往督理催促押兵出關復命尤爲切當  
步兵遼鎮募新兵二萬五千薊保永昌天津

沿海募新兵二萬糧賞如例每五千人統以  
一將嚴加簡練此合騎步七萬五千人爲十  
五營各將親丁降夷隨其多寡一槩給糧從  
征不入新丁新兵數內鄉導哨夜選用遼人  
每營三十五人糧賞倍于軍丁哨探的確登  
時重賞虛報者立斬不幸而奴卽未速減各  
鎮兵十月一更如入衛故事卽以新丁頂補  
各營舊額而以額兵應調奴事一平或汰舊  
留新或分隸各營或散使自便每鎮纔五千



人留之不多銷之亦易所謂議調于募者也不更番則援兵懷永戍之苦不厚餉則募兵乏直前之氣註募六鎮以邊產能禦虜參用遼兵以其知地利嚴簡練俾一人當十人之用數止七萬有奇則餉易充而士馬騰飽亦在精不在多之義起用廢將以其人幸赴功之會而省見任者之規避他如陝西魯李等姓土兵宜鎮史二等拔升夷丁庚寅鄭經略西征因其驍健調取隨營或當行文兩鎮查實行取其見在遼各鎮前調援兵敗亡之餘氣已不振俟新丁至日准與更番浙兵楚兵南京山東等兵人地原不相宜一槩撤還既不損威且以省餉甘肅遠塞往返虛糜免其募調各省募兵驟合難齊再聽緩急

一王者之師動出萬全非正無以持久非奇無以制勝所謂正步兵車兵是也所謂奇騎兵是也步兵卽車兵每營車五百輛合用三千人車非今之京營沿邊所製武剛輜重雙輪



之類乃單輪輕車名曰鐵衝前列遮牌上施  
鏡砲山川險夷通行無礙每車六人二人擁  
輓二人持鈎鑷爲左右翼二人司火藥止則  
成城行則成壘蓄騎兵于營內伺便而出推  
演陣法不一而足我兵恃以無恐虜之智勇  
俱詘法所謂奇正相須爲用者也若用以進  
征必步三騎二合五千人爲一營挨營而往  
聯絡而入左右相關首尾相應尺尺寸寸環  
而逼之機當迅發卽出突騎少不如意歛使  
歸營若用以城守一城止駐一營賊至出城  
扎營先期立營盤至期營外設拒馬槍刺馬  
蒺藜火器之類與城中相犄角毋輕戰傳烽  
左右隣堡俟兵至便擊之合營之法必平日  
勤加操演坐作擊刺進止精熟然後施之戰  
陣伸縮自如金人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以  
其堅也竊計奴寨原有程期奴衆亦有限量  
偵探旣明動藏合法摧鋒搗穴豈異人任也  
一騎兵全仗馬馬必用重價收買于宣大市口



分遣府佐偕司馬收買向監軍經略烙驗各  
營充用虛冒者重罪之車輛發式各營自造  
介冑火銃兵仗等項立局遣官監造不如法  
重罪之太僕寺寄養馬匹絕不堪戰陣不必  
覓給京庫盛甲神器揀選實用者先行支用  
一知彼知己法所重也奴之長在騎戰我每以  
騎應之我之長在火器在輕車或每設而未  
必用用而未必當是以我所短犯彼所長必  
敗之道也彼勅也我以柔制之彼迅也我以  
遲受之彼躁也我以靜持之彼不得持久也  
我以從容誤之彼進也我堅壁清野設三伏  
以待之彼情也我挑之彼歸也我躡之奴雖  
狡豈其難知如陰哉第我未嘗深思極慮以  
應之耳且奴自襲撫順攻七堡迎戰三路一  
次戰勝一次整頓一次尅城一次退斂婉脫  
伎倆如此其了然也而我當其來則未之前  
聞去則苟安如故此可盡委之天數究竟奴  
之情形亦易知也地不當我一郡內有仇讐



勿解援兵尅堡不守初無略地之心築城自衛已呈穴鼠之技卽其建號稱國亦華人亡命教猱升木敢肆猖狂以至於觀虎酋之受款豈甘心奴之狂僭哉設使我能隨其出入挫其兇鋒彼亦少歛戢而無奈遼之兵將心膽墮地任其屠戮囚繫以長戎心事急矣請自今絕謝一切浮議一意以闔外便宜付經略惟言是聽經略執出疆之義隨宜措畫期于奏績若更執其柄肘復中掣一誤再誤枝節橫生事愈久而禍愈深矣

一刑賞馭世之大權一不當則人心立解今賞格專重首功如將士偶有斬馘一經監軍驗實不時請爵于朝頒賞于軍不必候另勘不必待類奏戰沒將士尤宜及時優恤如近日劉杜諸將例則人人思感憤滅奴矣邊事更嚴欺隱此弊不止將官饒爲之而本道亦間有扶同者在兩臺隨報精覈加以重典無少姑息可也尤當嚴討者如背叛兇豎李永芳



佟養性等不急購不連坐則叛者既可緩死  
族類亦復相安偷生輩有不相率而爲永芳  
之續者幾希其害可勝道哉

一聞遼將嫌客將無非嫉其敢戰立功耳曾不  
思彼之死遼者何爲師克在和此其責在經  
略撫道不受約束者更置之共事交歡者獎  
勵之古有先國家之急而後私怨與夫一言  
感悟卽並車而出結友而去者可法也又遼  
人苦援兵蹂躪此其責在將領凡各兵恃衆

用強因辱地主聽被害處據實稟理隨卽審  
明繩以重法及本將地主儻妄生挑激故因  
客將者罪無赦如援兵某營終始安靜本將  
以馭軍有法薦擢著爲令古有師入而市塵  
不變取一笠覆鎧卽斬以徇者重有制也

一北關兵力雖能自支朝鮮武備雖極脆弱然  
俱與奴酋爲難者也我若不極力撫恤加意  
激勸彼非自固不爲我用且將輸款于奴酋  
矣虎酋宰煖款關不足憑羈縻目前亦可以